二曲集

兩庠彙語序

大道之在兩間也如日月之經天不可一息之或冥焉如江河之行地不可一息之或壅焉故有斯道而後有人心有人心而後有風俗堯舜禹湯開其傳伊關濂洛衍其秘賢聖相承心源通即無非為天下萬世存此幾希一脈耳第人心易於汩沒即讀書道古者窮年呫嗶祗不過為青紫之階而於先聖先賢之精意不啻塵土視之糟粕棄之閩中二曲先生力學多年毅然以斯道為己任太府駱公前令盩厔躬詣

其廬見風雨不蔽德容道氣皇而知為隱君子公餘之暇輒就正辨論焉荅芝蘭同室自爾芬芳氣洽也今守毘陵先生賁然且及大道之南非特一邦之幸余小子司鐸郡庠愧陋何知太府駱公命傳集多士於明倫堂聽講先生之言以正心術勵躬行為要而下手處在靜則涵養動則省察一時搢紳暨弟子員環堵而聽猶聾者忽聞鐘鼓之聲盲者忽睹五彩之華也無不懽忻暢悅如夢斯覺夫道必講而後明固已第學者必身體力行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患

不到聖賢地位不然聆其言而不返之於身則今日一堂論辨過此以往安知不內戰於胸欲外戰於券華乎於先生諄諄面命之旨太府駱公傳集之雅意何當焉蘭陵陸生篤信人也隨錄其言付之剞劂由此刊布海內共知正心術勵躬行為入門第一義將見斯道如日月之經天為江河之行地為先生之言在一時先生之功在萬世不甚弘鉅也哉

旹

康熙辛亥仲春之吉金沙王遒題於蘭陵荒署

二曲集卷之五

常州府武進縣兩庠彙語

門人　吳發祥
陸士楷　仝錄

教授王　邁
教諭王　琰　仝校

先生曰明倫堂爲設教之地教化必自學校始未有教化不行於學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談義理惟在明此心體此理人人有此心即

有此理自聖賢以至愚夫愚婦此心同此理同譬如眼中黑白古人見是白的今人亦見是白的黑白何嘗以古今異可見心理同然古今一轍但古人之學多爲已今人之學多爲人夫子教子夏所以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立心上辨別爲已之學事事從自已身心上體認絕無一毫外炫爲人之學不但趨名趨利爲聖賢所棄即聰明才辨無一可恃故聖門如子貢夫子不取而獨取顏子顏子何等聰明夫子只取他不

遷怒不貳過蓋顏子一味爲己只在心地上用功
故也人能從爲己上用功不論資禀高下個個可
造到聖賢地位故顏子而下如曾子得之於魯子
夏得之於篤信是已爲己之學不過明此心體此
理修此身此心未發之前要涵養既發之後要省
察總不外日用常行綱常倫理間隨時隨處體認
而已夫子說三畏說九思中庸說戒懼愼獨孟子
說求放心總是令人收拾身心不致放逸此便是
聖賢爲己根本古人學知求本父兄相戒子弟相

規只在此處別無他道今人教子弟自六七歲讀書時惟是富貴利達子弟自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外的種子故朝夕所從事者名利而已與人會聚言及名利則欣悅言及修己治人不以爲迂則以爲異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而猶居之不疑自以爲功名郤不知功名二字今人亦多認錯了所謂功名者有功於一方有功於天下有功於萬世如伊周孔孟得志則經綸參贊兼善天下不得志則紹前啓後兼善萬世自然天下頌之後世

傳之不求名而名自隨如形之必有影是有功即有名也而今童子進學舉人登第只知肥身家保妻子謂之富貴則可謂之功名則未也若謂眞正學問即功名已落第二意了人要明心見性本源澄徹此心凝然不動常變如一不豫期功名而時至事起隨感而應功自建名自立故求功名者須以道德爲本社稷生靈爲念否則富貴未必得而此心先亾此心既亾多一富貴則多受一富貴之累然此非讀書人之咎亦學術不明勢使然也爲

今日計惟在明學術學術明則人才興人才興則風俗正而治化溯洽矣

或言及異端先生曰端字亦須體認吾人發端起念之初其端果仁果義果禮果智此是正念此便是心術端此便是端人正士否則便是邪念便是心術不端便非端人正士即此便是大異端不待從事於楊墨釋老而後爲異端也

座中偶言及鷄鳴章先生曰昔滌侍郎求教於伊川先生先生並無他說只令在鷄鳴而起時辨別爲

善爲利俱在此處蓋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
利也潘竦然拜謝而去終身佩服不忘今農工商
賈求利原以資衣食士爲四民之首當正誼明道
表正四民乃汲汲於利反更甚若輩其有閉戶讀
書雞鳴吟誦人人便欽其篤志稱其好學却不知
彼終日揣摸者全在富貴利達起心結念滿腑成
一利團如此爲學即終日懸梁刺骨囊螢映雪忘
食忘寢亦總是孜孜爲利與大舜分途者也即學
富二酉文工一世占狀頭躋顯要適足以爲濟惡

之養而已故發端起念之初不可以不察也學者慎諸

問學問之要全在涵養省察當何如先生曰也須先識頭腦否則涵養是涵養個甚麽省察是省察個甚麽若識頭腦涵養涵養乎此也省察省察乎此也時時操存時時提撕忙時自不至於逐物閒時自不至於着空

敢問如何是頭腦先生曰而今問我者是誰在座聞之咸言下頓豁相與嘆曰先生一言之下令人如

○三百二十一字

還故鄉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也

先生曰成始成終不外一敬敬之一字是聖賢徹上徹下的工夫自洒掃應對以至察物明倫經天緯地總只在此是絶大功業出於絶小一心

又曰爲學不要鶩高遠但從淺近做起手足耳目神明之符也須是整頓精神中恒惺惺足重手恭視明聽聰對境不遷歛之又歛以至於無時無事之不歛如是則吾身之官器治萬物之官器亦治吾身之性情和萬物之性情亦和所謂修身立命成

已成物一貫之道也故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問官器之治性情之和在已一身何以便至萬物之官器性情亦治亦和先生曰禮記一部開卷第一義便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而論語之稱安人安百姓以至中庸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莫不本於修已之敬蓋已身莊敬不肆儼然人望而畏之默有以律其驕肆多矣已身安定和平人對之則鄙吝自消是不言而欲人以和鮮有不和者矣此所謂正已而物正一正百正一了百了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亦應矣乃位育參贊之實際也夫何疑

問雞鳴平旦此裏亦覺清楚一與物接未免隨境紛馳奈何先生曰當境紛馳時能知紛馳即不紛馳矣

問入門下手之要可得聞乎先生曰我這裏論學本無定法本無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人自求入門自圖下手耳曰學人若知自求入門自能下手則何敢過問以滋煩瀆先生曰我這裏論學却不欲

人間講泛論只要各人迴光返照自覔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若立定一個入門下手之程便不對症矣譬猶所患在虛寒教以服溫補之劑若卽以此槩投之強壯之人悞人不淺

先生曰人之病痛各別或在聲色或在貨利或在名高一切勝心妬心慳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種種受病不一而足須是自克自治自復其元苟所病不除卽終日講究祇成畫餅談盡藥方仍舊是個

病人可慨也已

先生曰孔顏思孟及宋之濂洛關閩明之河會姚涇俱是醫人的名醫五經四書及諸儒語錄俱是醫人的良方乃吾人自少至長終日讀其方祗藉以爲富貴利達之資實未嘗以之按方服劑自療其病豈不辜負明醫立方之初心

問學問之要在於自治其病因矣但道理無窮學問亦無窮病去之外可遂無進步乎先生曰噫何言之易也夫以文王之聖猶稱望道未見尼父論學

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二聖之心卽堯舜猶病之心也若文王尼父自以爲已見已能便是自畫便是大病惟見而不自以爲見能而不自以爲能乾乾惕厲日進不已此二聖之病病所以卒能無病也

先生言已又喟然曰吾人諸病猶易拔除惟葛藤好名之病病在膏肓卒未易除衆請其故先生曰不講學者可無論已乃有挺身號招名爲講學者及察其實仍舊只是掣竟何論書旨如此只是講書

非講學也即眞正不泥章句不滯故紙能以理道爲務則又舍目前各人進步之實濟不究心往往言太極談理性辨朱陸異同指陽明近禪葛葛藤藤惟鼓唇吻此其一病也淺之爲富貴利達之名深之爲聖賢君子之名淺深不同總之爲大病此病不除即謹言慎行終日氷兢自始至終毫無破綻亦總是瞻前顧後成就此名根畢生澆灌培養的是棘蓁爲病愈深死而後已此皆膏肓之症盧扁之所皇而郤走者也

府學博詣問陽明良知之說何如先生曰此千載絕學也然則人疑其近禪何也先生曰此不知者之言也天若無日月則遍地咸昏暗安得出作入息人若無良知則滿身成僵屍安能視聽言動自己一生大主宰抵死不認支離纏繞摹擬倣效於外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騎驢覓驢可哀也已

問致良知三字洩千載不傳之秘然終不免諸儒紛紛之議何也先生曰此其故有二一則文字知見義襲於外原不曾鞭辟着裏真參實悟一則自遜

意見立異好高標榜門戶求伸已說二者之謬其蔽則均若眞正實做工夫的人則不如是譬猶嬰兒中路失母一旦得見方刻刻依依之不暇又何暇搖脣鼓舌妄生異同也

一友問君子欲訥於言章先生歎曰君子二字要看惟君子方訥於言而敏於行否則敏於言而訥於行矣世之無志於學者固勿論已即號爲有志者亦往往辯論有餘而實體不足是道之所寄不越乎語言文字之閒而已申公有言爲治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今為學亦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誠能于四書中着着寔寔力行一二言即終身無議論無著述亦不害其為君子否則論辨雖精撰著雖富不過巧言而已夫巧言亂德學人所當痛戒也

問承先生儆切之誨今後當勵志躬行杜門杜口不敢徒講先生曰人患不着實躬行誠肯着實躬行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神情娓娓日精日進不講則自作自輟率意冥行猶杜門安坐之人終日

講盡無窮路程而自身却依然在家如故此則可羞可戒若啓程就途不詳講路程而曰貴行不貴講未有不北轅南轍入海而上太行者也

問靜坐所以收斂此虛靈也而一念省存隨一念逐外柰何先生曰此切問也然亦無他提法惟有隨逐隨覺隨覺隨斂而已久則自寂自定靜坐時如此紛擾繁冗時亦如此矣譬猶濁水求澄初時猶濁既而清濁各半久則澄澈如鏡自無纖塵

問隨逐隨覺隨覺隨斂猶從流遡源也不知可於未

流時得其主宰自不至逐否先生曰亦無他法只是要主靜靜極明生無事時自不起念有事時自不逐物如明鏡如止水終日鑑而未嘗馳常寂而常定安安而不遷百慮而一致無聲無臭渾然太極矣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彫是也

岳華山先生問天命之性三教同否先生曰同而異在天爲於穆不已之命人稟之爲純粹至善之性直覷原本不落思想不墮方所以臻無聲無臭之

妙是則同持之以戒慎濟之以窮理聰明睿智寬
裕溫柔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立大本綸大經參贊
位育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異而異矣以彼真參
實悟其有見處非不皎絜而達之於用猶無星之
戥無寸之尺七倒八顛廻視儒者真實作用何啻
霄壤
熊別駕見堂聯有學以致道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一語因以致道爲問先生曰性本人人
各具之性則道爲人人當由之道非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所得而私也然人人當由而人人不
能盡由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能率其性所
固有由其日用之所當然如堯之允執舜之精一
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不臨亦
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勝欲周公之思兼孔
子之敏求皆是也後之學者誠能如往聖已然之
效而率之由之尊所聞行所知見往聖之心而因
以自見其心始也就其效先覺之所爲而若致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終也自返自照自成

自證乃各人自致其各人當由之道也於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乎何有若執爲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道而致之是義襲於外也是舍己之
田而芸人之田也其摹擬倣傚昨援欣羨之私中
心不勝憧憧乃行仁義者之所爲而非由仁義之
實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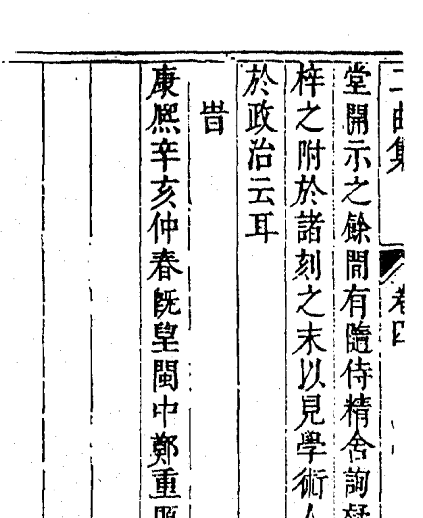
二曲集卷之三終

靖江語要序

從來政治之得失世運之盛衰未有不與學術人心相推挽者也降自漢唐而下以逮今日當定鼎之時多賁興侮之才而垂拱之後必重循良之吏凡以興學校崇教化為治之首務而師帥一方者每以講學興行爲念一遇倡道崇修之儒不啻式廬而請益且執贄而師事之于頹風流俗之下令人知尊先聖之宗風而復三代之盛治非務求之主所欲股肱賴之而寤寐不追者歟　二曲李先生關中鉅儒也不屑

章句之學以闡明學術救正人心爲已任一時賢士
大夫無不翕然宗之當事欲疏薦於
朝辭不就道足以康濟天下而其志終不欲以功名之
士自期是先生之素矢也郡守駱大人令二曲時策
書之暇必造廬昕對以證所學凡天德王道修己治
人之事罔不日相摩切務體之于心而達之於政不
徒托諸空言而後已蓋公之在官不以材指而以學
問所흔之區惟孳孳以講學與行其事而先生方存
省一室位有人襄與之相得益彰豈非欲藉先生宣

趣之力上以翊洽治化下以振興末俗也乎及公守毘陵復欲以先生之學惠敷南國折簡相邀勉佩遽出斯道一燈幾遍大江南北邦人之幸也明倫鐘鼓啓發多方環擁而觀聽者得其片詞隻語莫不頓生覺悟咸謂人心之陷溺由於教化之陵夷今日非公之雅意與學何以致先生發矇振聵木鐸江區俾後輩如夢初覺如饑得食也哉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矻矻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爲匏瓜無問縫掖今公獨以文學與吏治匪特此邦之幸而天下之幸也升



堂開示之餘間有隨侍精舍詢疑辨難諸語幷彙而梓之附於諸刻之末以見學術人心無在不足以關於政治云耳

昔

康熙辛亥仲春旣望閩中鄭重題於驥沙公署

靖江語要序

靖江語要者吾師李二曲先生應靖邑鄭令君及袁學博先生之聘以答多士語也令君政崇風教雅意學校聞先生闡道毘陵遂與袁先生具刺肅迎爲多士開示津要先生在郡預悉令君與袁先生之賢力疾以赴至則請益踵接各質所疑先生隨叩而鳴人遂其欲語多不具錄姑錄其要以誌靖邑一時之盛云

康熙辛亥春仲既望

晉陵門人陸士楷謹識

二曲集卷之四

靖江語要

晉陵門人 吳務青 尤 霞 朱士峻 鄒隆祚 仝錄
張允從 羊 珠

先生曰吾之教人使其斂心返觀重本輕末久則自覺意思安閒襟懷瀟灑一切外物自不入慮問據先生所言不惟富貴利達區區浮名是末即文章功業亦莫非末也然富貴利達浮名末視之可也乃文章功業可盡廢乎先生曰曷嘗欲其盡廢觀

爲學先要識本誠識其本而本之本旣得則末自盛譬之於水水惟其有源自然混混時出流於巴蜀則爲岷江流於豫章則爲九江流於金山則爲鎭江流於滄溟則爲東海隨所在而名之源初不知也吾人學苟知本實體於躬則爲道德而不知所謂道德也宣之於言則爲文章初非有心於文章也見之於事則爲功業初非有心於功業也不幸値變則爲氣節初非有心於氣節也亦猶水之隨在得名不期然而然耳若舍本逐末專意文章

則神思所注止知有文章是不爲文章所汨矣志在功業者所急惟在功業遇之則意氣飛揚矜功恃業不遇則精神消沮垂首喪氣甚至所志不展蘊之於胸不勝技癢作祟不淺氣節亦然蓋志在氣節則必以客氣爲氣節其害事尤復不淺凡此者皆由無本故耳甚矣學貴教本也敢問本先生曰即各人心中知是知非一念之靈明是也此之謂天下之大本立者立此而已無他肫肫此即肫肫無他淵淵此即淵淵無他浩浩此即浩浩時出

者由此而時出也朝聞者聞此也夕死而可者既覩本面一證永證一了百了生順死安無復餘憾也

問性善之說諸家紛紛敢質諸先生先生曰子七歲時早已念過定說矣何又疑曰某七歲時所念者不過是三字經何曾見定說先生曰三字經開章第一句便云人之初性本善此非定說乎曰三字經雖有此言然性本善之說終覺茫然先生曰其未發也沖漠無朕萬善同涵發而見於外也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隨感而見一一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此非性之本善而何然則夫子謂相近何也先生曰性本不可以近遠論相近者就稟質而言也性雖無不善而稟質有純駁其純者清明融粹於本原之善毫無蔽雜駁則拘於形氣之私於是乎發於外者有善有不善矣然雖或有不善其於本然之初猶爲固有逮牽於情慾發於時勢展轉反覆不啻倍蓰人以其倍蓰也遂疑有生之初便有不善誤矣日近有講學者專主性善言

及於氣質便以爲非然乎先生曰言性而舍氣質則所謂性者何附所謂性善者何從而見如眼之視此氣也而視必明乃性之善耳之聽此氣也而聽必聰乃性之善手之執此氣也而手必恭乃性之善足之運此氣也而足必重乃性之善以至於百凡應感皆氣也應感而感盡其道非性之本善而能之乎若無此氣性雖善亦何從見其善也善乎程子之言性也曰論性不論氣則不備論氣不論性則不全此紛紛之折衷也曰陽明無善無惡

之旨諸儒終不謂然何也先生曰此諸儒文字知見學不洞其大也所見者形而下其形而上者原未之深究也性本冲漠無朕不可以善言凡言善者皆就其繼之者而名也若論無聲無臭之本善猶不可以強名況惡乎故無善之善乃爲至善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陽明立言之本意也

問中庸以何爲要先生曰愼獨因請示愼之之功先生曰子且勿求知愼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愼可得而言矣曰誰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

也先生曰不要引訓詁須反己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則無對即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孟子謂天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愼之云者朝乾夕惕時時敬畏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以至人事之得失覺遇之順逆造次顛沛必生患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愼

問朱陸異同先生曰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

在儒中最爲儆切令人於言下爽暢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實極便初學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於世教人心不可以輕低昂者也若中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謂善學也然辯朱辯陸論同論異皆是替古人躭憂今且不必論異同於朱陸須先論異同於自已試反已自勘平日起心動念及所言所行與所讀書中之言同耶異耶同則便是學問路上人尊朱抑陸亦可取陸舍朱亦可異則尊朱抑陸亦不

是取睡舍朱亦不是只管自己莫管別人

問思慮起滅不定奈何先生曰無主故也有主則奴僕咸就約束問如何是主曰惺惺一念是也能常惺惺無事時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事至則隨感而應思其所當思自不妄思慮其所當慮自無襍慮蓋賊盜竊發多乘夜半太陽一出而屏跡匿影之不暇又何敢肆

先生曰學苟眞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當其未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便從此收攝保任

勿致汨昧馴至常虛常明浩然無涯所謂夜淡人
復靜此境對誰言樂莫樂於此孔曰樂在其中顏
日不改其樂皆是此等景況也問如何操存方克
臻此先生曰只是要敬敬則內外澄徹自無物欲
之累高明廣大之域自不難致曰如斯而已乎先
生曰學者胸中能有此景况不發則已發則自無
不善遇親自能孝遇兄自能弟當惻隱時自惻隱
當羞惡時自羞惡當辭讓時自辭讓當是非時自
知是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經綸酬酢變通夫焉

有所倚

先生曰李延平有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語乃用功之要也學須從此下手始得力

又曰莊敬靜默整頓威儀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愼之愼之

問靜坐而不嚴理欲之辯昏昏昧昧未免無從下手

先生曰靜坐而不嚴理欲之辯固不可靜坐而先橫一理欲之辯於胸中亦不可心齋有云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
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
此神聖之所以經綸變化而無窮也
問無思無慮之旨與中庸愼思洪範之睿思以至曾
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旨未免二致先生曰此
心空洞無物便是道人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
然大公物來順應非無思無慮而何愼思睿思及
思之又思之之旨正思此無思無慮之實勿致疑且
易言何思何慮又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即

此擬議豈非思慮而其究仍歸於無思無慮故曰思盡還源性體常住但恐思之不精耳又曰禮云儼若思者儼然若思而實無思不起意不逐物內外澄湛而實無一物之或遺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大本達道同體與否如是則形骸肢體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機通身是眼十目十手猶其末也人盡而天全斲開之久久可矣

先生曰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夫物亦有然者是故學問得力

之要莫要於靜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詹阜
民請教象山令其閉目靜坐阜民靜處者一月往
見象山象山目逆而笑曰此理已顯也問何以知
之曰瞻之眸子而已問道果在邇乎象山曰萬善
皆是物也葉元吉應貢抵京聞鼓聲而有契通身
汗出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桉山晁季聞風
震窗響亦愯然有悟由諸子觀之學須以悟爲得
否則道理從聞見而入皆古董填塞以障源者
也又曰若只要議論明快娛目賞心以圖傳遠則

盤南山之竹亦書不盡苟真正切己實做一兩字

猶不勝用那消許多

先生曰邇來講學者頗有其人道其明矣乎而不知

其憂方大也徃徃講之以口而實未嘗驗之於身

逞臆見爭門戶藉以增勝心此亦通人之通患也

昔有衆將爭談殺賊之畧一將獨否或詰其故答

曰諸君以口殺賊不才要以手殺賊斯言可爲吾

曹淡鑒

二曲集卷之四終

二曲集卷之五

錫山語要

毘陵門人徐　超仝錄
張濬生

無錫吳令君郝學博素重風教康熙辛亥仲春朔具啓迎先生爲多士發明心要次晨舟發是晚抵邑初三日大會於明倫堂紳衿庶民環聽者千餘人先生告衆曰不肖幼孤失學鄙庸固陋似祇緣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臭十餘年來偶爲一二先達謬垂齒可此

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晉陵爲人才之藪文獻甲天下不肖方洗心滌慮傾懷承教之不暇又何敢妄有論說以賣衆聽惟是東林書院一事不可以不商竊念斯地之有東林猶新安之有紫陽南康之有白鹿南嶽之有嶽麓四書院並爲宇內不朽名區所以考德問業以存吾道之羊者也今三書院之在彼處者地方以時修葺學者相沿不替獨斯區非復疇昔之舊講會亦寥落無聞愚竊傷之區區輒不自揆欲望地方諸君子料與圖之以紹前徽俾前哲已

墜之緒絶而復續亦諸君子正大光明之美舉生平不朽之快事也

東林諸君子之在當時不恤譏毀力肩正學道德風節表正海内雖一時不幸厄於群小然光彩煥發流馨無窮千秋萬禩傳爲美談廉頑立懦之功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士人立身無論顯晦俱要有補於時在位則砥德礪行表正人倫於上在野則砥德礪行表正人倫於下所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

問格物先生曰格物二字諸說紛紛猶若聚訟吾人生於其後不妨就資之所近取益不必屋上起屋再添葛藤

格物猶言窮理也物格知至理已明也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皆當有以格之然有序焉由知意心身深究密詣循序漸進本立然後家國天下可得而言矣否則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何繇近道

格物首要格爲物不貳之物此物格則大本立從而漸及於家國天下之物方不外本內末游衍馳鶩

格之之方須先掃除廓清不使塵情客氣意見才識一毫牽滯於胸中大然後學問思辨務使精神志慮全副盡歸之理路掃除廓清果力則脫洒極而性光自朗學問思辨果殷則研幾透而全體具呈到此田地如麻木者甦醉夢者醒始悟我之所以為我惟此一知天賦本面一朝頓豁此聖胎也戒慎恐懼保而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德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萬物皆備於我苟一物不格則一物不備矣故君子

於學也隱而幽獨危微之介顯而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古今致治機猷君子小人情偽及禮樂兵刑賦役農屯皆當一一究極而可效諸用夫是之謂大人之學葢大人所期原自與小人異小人於稼圃之外無復關懷大人則志在天下國家苟一物不格則一理未明一理未明則臨事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機宜此不學無術寇相之所以見誚於張公也

然則一一究極非務於外乎曰非然也致知以格物格物以致知葢莫非良知之用也

格物窮理貴有補於修齊治平否則誇多鬬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爲耻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此等駁雜之弊學人所當深戒

日月易邁人壽不常倏而青顏倏而白髮此智者悲寸陰之易去楊億哭老年之不逢也念及於此眞可慄骨宜自覿自認自覓主宰稍涉依違大事去矣必聯五七同志朝夕聚首交發互勵振委靡因循之氣堅果確奮迅之心時將打點刻刻幹辦力到功深豁

然炯悟如此則形骸耳目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動渾是一團天理可以違天可以補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在乾坤謂之肖子在宇宙謂之完人今日在名教謂之賢聖將來在冥漠謂之神明方不枉活人一場也

問易先生曰不知又問先生曰不知其人固問不已先生曰子之問易也何爲曰易乃經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經中之要也何爲曰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則子之治易也爲諸名公而治易非爲已而

治易也不爲已而治易則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討者乃欲解衆人之所不能解發衆人之所不能發誇精鬪奧作一塲話說而已此其爲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可謂太勞已

聞先生亦嘗著易說及象數蠡測今乃云云何也先生曰此不肖旣往之祟也往者血氣用事學無要領凡讀書談經每欲勝人以爲經莫精於易於是疲精役慮終日窮技索大務欲知人所不知一與人談輒逞已見以傾衆聽後染危疾卧床不談易者半載一

息僅存所可以倚者唯此烱烱一念而已其餘種種理象繁説俱屬葛藤無一可倚自是閉口結舌對人不復語及葢以易固學者之所當務而其當務之急或更有切於此也

曰據先生所云則易遂可以不治乎先生曰易何可以不治也特治有急於此者不可以不之先也曰然則所謂先者安在先生曰吾人爲學自有次序今於四書之顯且易者尚未能躬行實踐其萬一又安敢貪高慕遠過用其心於蹟且難者乎其人默然

先生語已又不欲重違其意則謂之曰吾爲子試言易之大吉可乎其人欣然拱聽先生又謂之曰吾子姑且靜坐片晌良久先生告曰今且不必求易於易而且求易於已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布濩之總敎會之與斂攝就實一

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所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險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吾子其果信然乎其人大喜再拜而謝又問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先生笑曰此又是葛藤適區區所言猶未之鞭辟深體而復拈章引句縱發明得極其精妙亦與吾子切己要務有何交涉夫用九不過是體乾乾之六爻不言吉而此獨言吉蓋必無首纔吉天德不

可爲首故也以此知人居貴有善尤貴不自有其善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學易之三昧也

先生深懲末俗展轉於語言文字支離蔽錮故其論學因病發藥隨說隨掃　超　等即得竊錄益恐一落言詮成以知解承而不以實體得也錫山之行庠中及東林書院講論娓娓答問不倦聞者莫不踴躍惜哉但未之記也　郝元公先生索以付梓　超　等啟無以應不得已聊錄數則以復掛一漏萬　超游　等之罪也夫　超游　等之罪也夫

毘陵門人徐超 張游生 沐手謹識

康熙辛亥春仲五日

二百五十八字

二曲集卷之五終